



## 《地域资源与历史的正统性——从传说到历史》 问答、评议与讨论

● 张晓鸥、菅丰等

### 一、《地域资源与历史的正统性——从传说到历史》问答

张志娟(北京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专业 2011 级博士生):菅丰老师您好!我想问一下,您刚才说的那个“坡网猎”的活动在当地民众的生活中扮演着一种什么样的角色。是纯粹的经济需要?还是有什么文化功能?刚才在 PPT 里面看到一个“鸭猎师”的字样,它已经构成了一种职业吗?

菅丰:你的提问非常好。刚才没有说明,经济问题在这段历史中是具有重要地位的,我的主要研究不如说是经济方面的。年代越早,“坡网猎”在经济上的意义越大。根据资料,“坡网猎”在经济上带来的收益是很大的,但是,捕鸭的人并不专门以此为生。捕鸭的季节在一年当中只是每年 11 月到第二年 1 月。当时捕鸭权被武士占有,武士们还有其他的工作来维持生计。越到现代,“坡网猎”的经济目的就越弱了。现在也有捕野鸭拿去卖的人,一只鸭子在市场上能卖到一万日元,大概合六七百人民币吧。但现在的捕鸭主要是出于兴趣爱好,或者把鸭子带回家自己吃。捕鸭有各种各样的理由,除了经济、兴趣爱好,也具有文化上的意义,是当地人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的一种方式。当地成立了一个“加贺市片野鸭池坡网猎保存会”的组织,参加其中的人不光是猎师,还有本地的文化人、对文化保护有兴趣的人等等,我也参加了。其实前面提到的野鸟会的人也有参加这个组织。所以现在“坡网猎”并不是以经济为主要目的存在的,文化上的意义越来越明显了。

这样来考虑的话,明治时代武士们为了对抗外来力量而建构“坡网猎”的历史,也不能不考虑到其中的文化原因。只从经济上去考察是不妥当的。当时的武士们因为失去了全部权力,他们的身份认同被破坏掉了,所以可以推测,他们也有着想把自己的文化掌握在自己手中、加以保护的意识。之前我介绍的那些文献,全都是武士们自己书写的。

陈冠豪(北京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专业 2011 级

博士生):您刚才有提到,村田源右卫门的传说加上武士霸占猎鸭池这个历史事实,最后变成了村田源右卫门创造坡网猎的历史的言说。可是您也说到,村田源右卫门是个真实存在的人物。所以他的传说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历史的言说呢?那这个程式不就变成了“历史的言说+历史的事实=历史的言说”吗?所以我想请问老师,“传说”和“历史的言说”还有没有更确切的、更细节上的差别?这两个概念的差别到底在哪里?

菅丰:这两个概念基本上是相同的,没有很严格的界限,是连续的。但是一般来说,人们听到“传说”,是不会把它理解为事实的。然而换作是历史的言说的话,人们会认为它含有一定的事实。因为二者没有特定的明显的界限,把传说作为事实也是可能的。比如我在提到江户时代记录里留存的村田源右卫门的事迹的时候,抓走廊上的麻雀啊、飞上天抓野鸭等等,我把这些认作是“传说”,但是,也有可能这些事情是真实的。我用“传说”这个词,是因为我自己不相信这些事情,但也许它们是真的。所以“历史的言说”和“传说”没有明确的区分,划出这些不同概念的可能只是像我一样的研究者而已。

张文奕(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亚非系东方民间文学专业 2010 级博士生):老师您好。我想请问一下,您最后讲到的,现代的一些观念会对传说产生影响,有没有更具体一些的例子?

菅丰:我一下子举不出其他很具体的例子,因为我主要不是研究民间文学和传说的,但是你把民间文学看作是一种固定的文本(text)还是看作一种活着的东西,视点的不同会带来不同的结论。民间文学,日本叫口传文艺,也有研究记录下来的书面资料和研究现在仍被讲述的、面向现在的叙事这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。现在仍然活着的传说或者民间文化,如果去调查它们,会发现现代社会因素对它们可能有很大的影响,一直以来的讲述的价值可能会发生变化。

李星霖(北京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专业 2012 级

硕士生) :老师您好,关于这个“坡网猎”发明的传说只有这一个吗?因为村田源右卫门发明“坡网猎”这是武士阶层为了维护自己利益而创造的,那么除此之外,民众有没有自己的关于“坡网猎”的传说呢?

菅丰:在江户时代,武士以外的民众还没有写字的能力,所以他们自己留下的文字记录很少。你的问题是很有意思的。我今天说的都是武士口中的历史,那么和武士相对的民众,他们对历史是怎么说的呢?这是很值得研究的。其实在他们之间也有很有趣的说法。在江户时代,虽然鸭池是把农民排除在外的,但是农民们还是会偷偷去捕猎。这只是一传说。当地人讲,在江户时代如果农民偷猎被抓的话,是会被砍头的,但是也有被发现却没被砍头的传说。说是有有一次,一个农民抓到野鸭后,武士来了,农民慌张地爬到树上藏了起来。武士在树下发现了被捕到的野鸭,虽然听到树上有人发出窸窣窸窣的声音,心里知道怎么回事,却说:“啊,这里有天狗啊”,放过了那个农民。这件事也有可能被当做历史事实来解读。这样的民间天狗传说里,既反映了江户时代武士全部支配狩猎的历史事实,当中可能也包含了农民们实际上时不时地偷猎的事实。当地村落里的农民也说,虽然自己不是武士阶层,但自己的祖先是从事过猎鸭的。在江户时代这里是农村,武士住在城镇里,农民自己村子里的水池,自己却不能使用。现在,在这里本地从事猎鸭的人几乎没有了,基本都是从外地来的人。但是村里人说起祖先的时候还是会认为捕鸭是历史的事实。虽然在文献里没有留下什么民间的声音,但是我们确实应该将当地人的这些说法加入进去,两方面都加以考虑。

## 二、《地域资源与历史的正统性——从传说到历史》评议

张晓鸥(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亚非系东方民间文学专业2011级硕士生):我对这次讲座关于“传说”和“历史的言说”之间的关系有以下的一些思考。

冠豪师兄在课上已经提出了这个疑问,就是菅丰老师所说的传说和历史的言说之间究竟区别在哪里。老师回答,区别是在于人们对它相信的程度不同。历史的言说是被认为是事实而相信的言语,传说的可信度则没那么高,人们觉得它可能是事实,但不一定是事实,虽然也有可信的成分,实际上不像相信官方的史书那样去相信它。然后老师又说,两者的界限本来就是很模糊的,“历史(的言说)”=“传说”。

我觉得他所谓的历史的言说,主要是我们通常当做信史的史料中的一部分,是那些讲述历史的口头或书面的言语材料。之所以用“言说”这个词,意在强调史料制作者“人”所发挥的作用,因为这些材料经历了“立言”的过程,所以不可能像录像、录音这样的史料那样百分百的忠实记录,它要依靠作者、讲述者的记忆,不可避免地会掺入人们的主观因素。同时,又因为它的目标仍然是指向“历史”的,是要成为史料的,所以以增强真实性、可信度作为努力的方向。一般认为是正统的历史文献,像《史记》《资治通鉴》等等,都是历史的言说。大部分历史的事实我们是从无从知晓的,靠的主要是这些付诸书面的历史的言说,以及考古发现。传说则不那么正统,在稗官野史、文人笔记中记录的或者人们口头上流传的轶闻轶事都是。三者的可信度上,历史的事实>历史的言说>传说。

但是,他又认为传说实际上可以约等于历史的言说,两者具有连续性,无明确界限,并且从古至今都处在可以互相转换的动态过程当中。他的这个观点和新史学的观念具有一致性。我看了赵世瑜老师的一篇文章,其中提到后现代史学的观念,认为“传说和小写的历史是用不同方式表达的历史记忆”。近代以来,随着顾颉刚等一批学者对旧的史学的反思,传说也开始被当为史料的一部分,其史料价值受到重视,主要是思想史上的价值。而到后现代史学这里,西方一些学者提出,历史文献的生产实际上也是一种语言的“创作”,历史叙事不可能还原历史真实,而是按照史家们的逻辑和审美去制作出来的文本。因此,对史籍和历史学的真实性的评价就大大下降了。<sup>①</sup>在这种观念下,传说、民谣等等材料中包含的历史价值在某种意义上并不输给正统的史料,而且传说的构建过程本身也是一种历史。再者,就算是正统的史籍当中也会记载很多具有神话、传说性质或色彩的东西,这些所有的关于历史的言论,本来就是混杂在一起的。

这就和菅丰教授提出的一样,历史的言说是“在人类智慧的制约或者意图、愿望基础上成立的、作为应该有的事件的、作为好像确实的状态的”这么一种叙事。这句话很重要,它说明“历史的言说”是有选择性的,其内容是言说者通过自己的逻辑判断,或者根据自身需要认为“应该有的”。他是以承认并重视史书、史料的主观性为前提的。看了这个定义再去观照,传说实际上也可以是历史的言说。

<sup>①</sup>参考赵世瑜《传说·历史·历史记忆——从20世纪的新史学到后现代史学》《中国社会科学》2003年第2期。



虽然菅丰教授讲的是传说如何演变为历史的言说,但是原来那个传说的形态他并没有清楚呈现出来。在从前的某时有某个人发明了坡网猎,这个说法在叙事上发生的变化点主要在于,某些地方史家把这个事情安到了村田源右卫门的头上,就像很多事件会向箭垛人物身上聚拢一样的道理。然后这个说法被当做了信史。我觉得,菅丰老师举的这个例子,从传说演化到历史的言说只体现在他讲的后半部分,前半部分则应该是传说的生成,是另一个问题。

菅丰老师列了一个式子:

村田源右衛門の「伝説」+ 武士による鴨猟独占化の「歴史的事実」

= 村田源右衛門坂網創始の歴史の言説の誕生

实际上,首先应该是一个传说的构建阶段:

“存在村田源右衛門其人”的「歴史的事実」+ “无名氏偶然发明坡网猎”的「歴史的事実(?)」

= “村田源右衛門坂網創始”的「传说」

“村田源右衛門坂網創始”和此前文献中记载村田徒手抓麻雀、抓狐狸等等那些事迹,实质是一样的,就是一个关于村田的新传说。菅丰老师回答问题时自己也指出了,他认为抓麻雀、抓狐狸那些记载属于传说,我感觉村田发明坡网猎和这些并没有本质上的差别。

在这个传说的构建过程中,“村田源右衛門の「伝説」”(这里应该是指此人身上的其他传说)和“武士による鴨猟独占化の「歴史的事実」”——菅丰老师所举的两点,并不是作为实在的材料参与构建,而是作为构建背后的动因、机制而存在的。村田的原有传说都是跟捕猎有关的,可以说村田这个人物被当做了神奇猎手的象征,同时他又具有武士身份。武士一度占据猎鸭特权,明治时代失去特权又谋求夺回,这个历史事实是叙述者进行创造的心理动机。在这样的动机驱使下,写作者选择了既是武士又是猎手的村田,无名氏发明坡网猎的故事与村田源右卫门发生了黏合,被放到了村田这个人物的传说系列里,变成了一则关于村田的新传说。

在此之后,才是第二个阶段:

村田源右衛門坂網創始の「伝説」——→村田源右衛門坂網創始の「歴史の言説」

第二阶段的发生,主要体现在这则传说被写入地方志、被没落武士文人当做史实并逐渐固定强化,再加上现代自然环境保护的新观念的观照,使人们更愿意相信它是历史真实。这才是老师演讲题目字面上说的“从传说到历史”。

这里还有一个小想法,关于老师之后强调的野

鸟之会等自然保护组织对坡网猎的高度评价。我当时觉得,他们认同捕猎的环保价值这点是可以理解的,但是这是对坡网猎的存在历史的整体表示认同,和认同“发明坡网猎的是村田”这一则传说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。为什么要用这件事来说明当代人对村田传说的相信和推崇呢?菅丰老师好像没有直白地分析,我分析了一下他的意思,环保主义者们认可这则传说的真实性,是侧重于另一个角度,明治武士认可的重点在于“发明者是武士”这点,而环保主义者们认可的重点在于“300年历史”。如果承认发明者是村田,那么坡网猎的历史就向前推了,从享保九年上溯到了元禄元年,历史就更悠久了,这样一来坡网猎作为“明智利用”的典范就更具有文化价值和说服力。

综上所述,我觉得菅丰教授的推导在思路上还是比较清晰的,他给我们展示了一则传说的线性的发展过程。但可能是演讲加上现场翻译的缘故,有些用语以及他列的式子显得有些笼统,需要我们仔细去分析。

### 三、《地域资源与历史的正统性——从传说到历史》讨论

张文奕 我觉得传说和历史,包括和故事、神话,它们之间的关系,在不同的民族中是不一样的。像在中国,我们如果看到在《宋史》里面有记载狸猫换太子的故事,可能大家会说这个《宋史》水平不是很高。可是假如这个故事出现在印度的史书里面,那大家可能觉得它就是历史。对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,各个民族理解的不一样,他们需求的也不一样。在有些民族中间,他们可能根本就不需要历史。我相信这个,它就是历史。

魏李萍(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亚非系东方民间文学专业2010级博士生):是不是可以理解为,历史或者是传说,它们之间的相互转化都是以现实的利益为依据的。

张文奕 我觉得是大家的心理需求不同。像中国人可能就想追求一下现实到底是怎么样的,可是很多民族只需要有信仰,心理满足就行了。就像《沙恭达罗》,我们肯定觉得它是个故事,但印度人认为它就是历史。你说它不是历史,他们会不高兴。

朱倩(北京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专业2012级硕士生):菅丰老师的题目是从传说到历史,我觉得其实最后到历史这一步还是值得商榷的。他实际还是从传说到传说,因为他那个案例中现在的说法也不能成为真实的,还是一种历史的言说而已。

张晓鸥 我觉得他所谓的到历史,意思就是到历

史的言说,只是历史的言说的概念跟传说又是连贯的,没有明确区分。我觉得实际上所有关于历史的说法都属于历史的言说。事实则是实在发生的事情。

朱倩:菅丰老师有时候说传说,有时候说历史的言说,我觉得两者在实质上是一样的。只不过历史的言说这个说法来自于新史学“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”这一学术背景,而传说可能是从民间文学的角度来说的,但二者从本质上应该没有太大的差别,所以没有必要讨论它们的关系。

郑渝(北京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专业2012级硕士生):我还是觉得历史的言说和传说是不太一样的。历史的言说包含着一种有用性、必要性,就是我们会相信或选择相信这些事情的感觉。比如你说三年自然灾害死了两千万人,这就不应该被划分为一种传说。

陈冠豪:在课后吃饭的时候我问过菅丰老师,他说他自己也知道这个定义是有问题的,他是根据这个话题才有了这样的定义,只适用于这个话题,每个研究者可以有自己的选择。他也承认历史的言说跟传说是非常相近的,几乎可以划等号。

李昕桐(北京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专业2012级硕士生):我们刚才的讨论主要是在历史的言说和传说之间做一些比较,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换个角度。有些东西的来历,比如菅丰老师讲的例子,它在传说和历史的言说之间摇摆不定,因为它们并不是十分重要的,人们只是这样讲而已。但是历史的言说中讲到的东西,它们到底是不是这样来的,我们会觉得这是可以去考证、需要去考证的。我觉得这就是传说和历史的言说的一个区别,它们虽然都有讲述某些东西来历的功能,但是这功能重要与否是有区别的。

张志娟:大家一直在纠结传说和历史的言说之间的区别,我觉得这个不是很重要的。简单地说,历史的言说就是被我们当做真实的历史的那些说法。菅丰老师之所以说传说约等于历史的言说,是因为我们定义里的传说也是可能被人们当做真实历史相信的。在大致的概念上它们可以约等,倒没有必要区分得这么细致。大家讨论到这个,就是因为他的题目是

“从传说到历史(的言说)”,因为有一个“从XX到XX”,所以大家就觉得应该区分一下,好像是两个阶段,有一个演化过程。我觉得这倒并不是他想讲的重点。并不是传说经过怎样的演化而到了另一个阶段,而是传说进入到地方有代表性的正统历史的过程。王尧师姐她写过一篇有关地方性传说的文章,她说到很多地方负责人自己会编一些传说,然后把这些传说写到他们的地方志里,作为地方上具有代表性的说法。我觉得菅丰老师讲的案例重点其实是这个。晓鸥的评议里列出了两个阶段:传说是怎样生成的,传说怎样变成历史的言说。我觉得这两个阶段是不能这样明确区分的。我特别强调他题目中这个“历史的正统性”,他强调的是地方上具有代表性的官方说法。

李星霖:这个传说到历史言说的构建过程已经比较清楚了。我比较感兴趣的是这个传说的接受过程,尤其是对于武士阶层论证片野鸭池所有权的这个过程,当地人是如何接受的。菅丰老师提供的也有口头的材料,但是和坡网猎没有多少关系。所以他提供的材料是不是少了接受史的过程。我觉得会不会这个传说对于当地根本没有发生什么影响,所以大家都不会在意这个传说的流行。如果有影响的话,我猜当地的平民肯定会有一个“这是我们自己的东西”的相对应的传说,他们应该不会认可这样一个其实危害到他们自身利益的传说。

张晓鸥:我觉得这个传说好像就是在书面上、在文本中生成的一个传说,没有落到现实当中的感觉。

郑渝:还有这个传说它以前是被武士用来证明所有权,到现在重新被重视是因为被当做环保主义明智利用的典范,我觉得这个过程中传说本身应该也会发生一点什么变化,不知道有没有这方面的材料。

魏李萍:菅丰老师的这个例子,可以作为一个管窥。因为他是对历史学这个学科的一种尝试性的颠覆。我们觉得历史这个词也许更多地意味着一种信史,但“信史”两个字,到底有多“信”?能够被传说由下至上改变的“历史”,作为一种史学与文学的交汇现象,还是很有研究价值的。